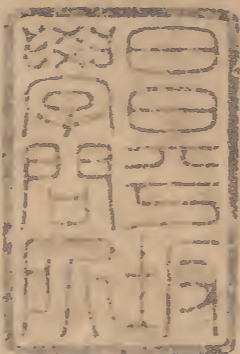


舒梓溪全集 十三



漢書門類			
一	四	一	七
四	七	五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六	二	四
函	冊	架	冊
漢	書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17	
冊數	14 (8)		
函號	316	15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易箋問序

淺草文庫

易箋問者故太史舒先生所著而遺之王孫郎中者友人朱用晦氏曰昔我王太父善易因習舒先生相與論討輒彌日夕不得竟久之謂曰精義達才即董賈無當于君矣居無何登首第以諫巡遊放海上召歸又以議禮不合

世廟而會聞親之喪還里中竟過毀以死蓋落落也後四十年其孫琛舉于鄉而故草無恙幸為序而歸之嗟呼王充論衡一家言也帳中之寶遘自中郎干將莫邪世不常有不遇司空徒闕獄底耳舒

先生沒且久而其手跡獨完蓋得所寶矣惡可無
序且易之爲用甚徧天地古今綱常倫物國家之
重君子小人之別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機淵乎
微矣而統之曰貞吉貞者正也先生方在公車即
事論著其所同而異者若干語具篇中非不可覽
觀也藉令程朱復起未易摘指蓋蚤有窺契而寬
然欲爲于天下者矣

武宗南巡勢蓋岌岌斯時也何可解于文學侍從也
倡義伏

闕斧鑕不辭非不忘溝壑者能之乎

世宗入踐大統蓋飛龍在天矣夫以中順之德召還
海上庶可承天時行而黃裳元吉也乃執持禮議
困于家難不假之年誰其奪之嗟乎洛陽天死一
切無論矣江都壽考乃一日不得在漢廷二子非
不逢令主也先生謂何故爲用不同而同歸于貞
吉言爲所得爲也所不得爲者天且不違况于人
乎然先生之孫方將肆力文章用適祖考揆之董
賈之後並以文學被通位世其家又天之所助者
順矣先生名芬字國裳登正德丁丑第一人家豫
章之梓溪學者稱爲梓溪先生諸所論著並有叙

余叙易箋之自而因概先生者如此。
萬曆乙亥冬仲至日同郡後學余曰德譔

易箋問引

鄭康成以毛公故訓外猶有合著語處因名其書曰毛詩箋楊廷秀因程易義理而發之以精妙之文亦自名其書曰周易外傳予友

子舒子博極群書尤盡心於易祖程宗朱沉酣浸灌奇思蠶出懷不能已復有易箋問之作蓋楊之心鄭之業歟曰非也賈生流涕漢廷陸九扶顛唐社三閭大夫折中五帝子舒子之志洗賈虞淵浴陸咸池培風怒飛用湘纍語何而問之蒼蒼者予讀論語戴記春秋傳方知仲尼嗚呼二字最不易

未濟傳集 易學附子
發五代史記表而出之蓋有不勝其嗚呼者矣子
舒子之言曰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於念則吾
身雖凶吾道亦貞而吉矣又何朶頤之凶哉嗚呼
士有朶頤之凶則天下之由頤亦無日矣又曰未
濟之終雖當可濟而上九高而無位才無所施自
信有命而飲酒爲樂故得无咎嗚呼賢才固不可
以不自惜而有國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賢才也余
三讀其言而深悲之乃歌曰千秋必反古之常也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因書以諭吾國裳其有合之
君之易也夫

正德甲戌四月甲寅陵陽病客梅鶚題

五藏甲辰四月甲寅刻湖濱谷林齋

舒梓溪先生全集十三

明翰林院修撰進賢舒芬著

孫舒琛輯錄

後學 豫章 漆彬校刊

西甌 趙秉忠同校

內集卷之一

易箋問

問乾六十四卦之首其不著象占何也曰易有理象
有物象有意象元亨利貞此理象也四者闕一不
足以成乾又况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

循環不息變易無窮四者實具易之道焉而天下之事千變萬化要不出此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君子筮得此卦而六爻不變顧所以體此四德者何如淺深厚薄之分吉凶悔吝之端也聖人雖不盡言而意在其中矣

問乾初九曰潛龍有不用意不曰吉凶而曰勿用辭不贅乎曰此三百八十四爻之始也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兆焉蓋乾之性健而運行之志未嘗少息然以時以位未可遽進故其象占如此蓋戒君子之不輕進所謂愛人以德者也又勿者禁止之辭

易以動爲用用則動動則變變而之始則一陰之進駸駸乎其可懼向之所貴潛龍者且目之羸豕矣韓子送子符讀書詩始言賢愚同一初後有乃一龍一猪之喻其辭意暗合乎此此有得於天資之妙也

問亢龍宜甚凶不曰凶而曰有悔何也曰物極則變理自然也但陽極而變剛變而柔猶可言也上九之悔非龍之悔亢之悔也故曰有悔有者緩辭悔者自凶而趨吉也若夫陰極而變如坤之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矣凶莫甚焉聖人雖欲爲

之諱不可得也

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何也曰此純剛而不用義農
黃帝不見其迹之治也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
殺者也

問利者義之和曰朱子以物各得宜不相妨害爲義
之和乃乾之利也在人之利則不然義得陰氣之
盛最難於和義而和合利莫大焉孟子告魏侯瑩
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
先利不奪不饜可謂深知和義之旨而足以發明
天德自然之利也

問君子學以聚之間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事
可當之否曰然

問坤六四括囊无咎又曰无譽何也曰四處重陰又
無中德且在大臣之位上無知己之君下無同志
之友若以重陰自銜則有咎矣故曰括囊无咎文
言曰天地閉賢人隱蓋在易卦爻之中陰陽皆盛
於三過於四而極於六也此卦歷三至四而又重
陰則時與事皆知矣故惟謹密如括囊差得无
咎且坤之四六與初六同體也初有堅冰之忌四

梓溪內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安望其有譽哉特以處下之上位近於君又坤德柔順雖極盛亦必承乾而不敢先也故以無譽曉之此周公所繫之辭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土詩人歌之曰狼跋其胡載疋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庶幾乎无咎无譽之義也

問六五黃裳元吉何義也曰乾坤定位而君臣之分明坤之不可爲乾臣之不可以爲君猶衣之不可以爲裳裳之不可以爲衣也故繫辭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後世上下僭亂君臣之道乖故詩人有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之刺坤卦對乾皆言

臣道而不以五爲君位也故以五爲大臣之位體坤之德積中發外故曰黃明臣之分順坤之道隕然居下故曰裳夫以中順之德承天而時行則臯夔之事業特易耳其爲元吉不占可知雖然非乾九五飛龍在天之君雖有黃裳之臣吾未見其元吉也上無猜忌之嫌則下有讒邪之間矣

問屯之六四象曰求而往明也何以見之曰當屯之世入險之地因人之求而往從之則成功可必而行所無事非明智者不能也六三所謂君子之幾其在茲乎或曰此非周公孔子之義也曰屯之初

九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則此之謂求是初九求之也安可謂求初九之賢以自輔哉蓋在屯之時孔明之於玄德庶幾此爻之義

問屯九五屯其膏而小貞吉大貞凶何也曰人君當屯之世處險之中以天下之爵賞待天下之賢士以天下之土地封天下之功臣不敢憚留以天下爲已私分庶幾乎屯可亨而險可濟也若或屯膏吝賞豪傑聞之解體矣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固爲政之一惡也况以天子行有司之事乎故曰小貞吉大貞凶以此道而亨屯濟險祇以自

速其危亡也若項羽之印利弗予其凶爲何如邪問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何也曰此蒙之初爲下民之蒙也下民唯蒙故易犯法發其蒙者雖利在於用刑然刑期於無刑聖人之本心也故曰用說桎梏若終用刑所謂以往吝也秦人流血刻骨之治是也豈辟以止辟之道哉

問不速之客來敬之終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程子以陰在上爲不當位朱子以陰居上爲當位何也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程子不爲無見但需之上六言位當與它卦少異客者對主而言者也蓋需之

上六在需之極處險之終故有入穴之象然小人
之所需者小人也雖處險地於君子亦或忌之而
乾之三陽需極並進是爲不速之客聖人以陰不
可以主乎陽陽不可以客於陰也主客之位雖不
當然能敬以待之故亦未大失也此聖人扶陽抑
陰之意也

問九五曰訟元吉而不主訟何也曰聖人不以聽訟
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况九五乃人君之位乎
書曰罔攸兼于庶獄故彖以此爻直爲訟者所見
之大人而諱言君也五不得已而爲訟者之所值
則亦訟之有理者其爲元吉宜也若九二六四之
不克訟所謂無情者固不得而盡其辭矣

問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又曰王三錫命何也
曰九二以一陽在下統乎衆陰即卦辭之所謂丈
人爻辭之所謂長子主乎師而專制其事者也且
以剛中之德爲下所歸是負震主之威而有但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之嫌矣故曰王三錫命于以
見九二非假其威以爲重而六五倚任之專也詩
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又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此錫命之謂也此九二之无咎以王命而出征也

所謂敵愾之師也與後世之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唯錫命之義不明故有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是孫子用兵之過此所以中山之功未成讒謗之書盈篋而岳武穆以金牌十二一日而班師者庶幾爲无咎歟

問比之初六終來有它吉是指顯比否曰然蓋初與四應卦之大凡也在比則不然初之有孚固得比之道矣而又先羣陰以來比彼九五者方且顯明其道以待天下之來比者亦何暇計其應與哉所謂舍逆取順而初乃其所先取者漢書云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在顯比之道固所宜然在初則非其應與故謂之它吉也

問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以爲文王之道曰小陰也畜止也巽陰卦乾陽卦巽上乾下以陰畜陽故曰小畜然乾本在上之初而三陽剛健又必達者豈終爲其所畜哉故曰亨又卦六四一陰與五上二爻皆巽體是爲同力畜乾而天道不得以上濟也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六四一變則純乾矣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無西郊不雨之歎此文王姜里之囚徒以人臣義

重而以服事商之心不敢易也或曰論則健矣得無異於程朱乎曰四既不得主乎小畜則密雲不雨非陰倡之過也明矣况既雨之辭繫之陽爻乎問履之九五曰夬履貞厲而象曰位正當也何也曰非位之正當不至夬履此夬履所以爲危道而由位之正當也何則履者賢人之事也位者聖人之寶也夫操賢人之道以當聖人之處如履之九五剛中之德雖不愧於居尊然下以允說應之施設操縱唯意所如無牴牾者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使其行之而善固非好問好察

之光明若其未善則有自用自專之疚矣孔子曰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此位之正當所以有夬履貞厲之戒也昔宋太祖一日罷朝不樂左右請之曰汝以爲天子爲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爾斯意也則亦庶乎履帝位而不疚者矣

問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爲象何如曰天地以生萬物爲泰后以生萬民爲泰故曰以左右民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猶惟后其義是矣叙彝倫立綱紀其裁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之克綏厥猷者乎迎日推策以授人時畫埜分州以開民利其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胥匡以生者乎觀孔子繫十三卦之辭則凡三王五帝之所以左右斯民者皆體泰之妙用也故韓子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然則三代而後孰知理泰之道乎

問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曰九二大臣在下以剛中之德任理泰之道六五在上柔中虛已以應所謂恭已正南面無爲而已矣然而大君在上

天下仰之禮教之端有不可托之人者故創制王姬下嫁之禮使知陰必從乎陽婦必從乎夫也婦從乎夫則家道正矣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謂泰之端不在茲乎此聖人作易所以不曰妹歸而曰歸妹以見帝妹之歸于夫家自帝乙始也帝乙始明夫婦之倫實係三綱之重王教之端也風化天下而享泰之久獲元吉也宜哉或曰帝堯釐降二女何得以歸妹爲帝乙始乎曰堯特命其治裝以往耳而下嫁之禮之節與夫命之之辭實自帝乙肇之前此未嘗備也且據詩與春秋書

法曰于歸曰伯姬歸曰叔姬歸則此曰歸妹者歸之一字所以下上之者聖人之意存焉

按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按此則帝乙湯也非紂之父

問城復于隍只是泰極而否之象否曰此等去處可見聖人立象之妙蓋泰極而否固有城復于隍之象又坤爲地坤之在上土之積而必圯者也故取城與隍義况城之圯壞亦豈盛治之美觀乎孟子

曰築斯城也蓋可見矣

問否初六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是小人變而爲君子乎曰所謂小人者行之邪惡志之奸狡未必能致天下之否也特以妬賢疾能之心一逞則盡惑聖明陷害君子使上下之志不交而天下之事日就非矣初六得君未深方自結納雖則拔茅而進其害君子之心尚未敢以遽形也聖人不逆其將來戒以貞吉亦以其初無惡可指耳孔子作象乃以其情狀言之曰志在君也是其志在得君尚未暇害及于君子也一旦得君之後則小人易進

君子易退凡可以害君子者無所不用其極也此君子之道消而否之所由成也

問大有上九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還是繫辭履信思順尚賢之應否曰此二句即卦辭大有元亨之意此爻大有當主德音以文明剛順之德處於無位之地此孟子賓師之位也其言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吉無不利也若繫辭云云自是推演義理不爲訓詁而設然不獨繫辭凡卦爻象象往往如是雖程傳亦然聖賢深見易道之無窮故或先聖引之而不發

則後聖明之以示人至其要歸亦無二唯朱子本易卜筮之義以發明經旨真後進之指南也

問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何也曰此甚言謙之吉也經曰何以聚人曰財不富以其鄰是人君謙光之美不待政令而民自順從之象也傳曰兵者毒民於死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事之至不利者也君德之謙至於利用侵伐則天下之事又焉有艱難險阻而過於此者乎師卦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也蓋可見矣

問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何義也曰六五以柔居

尊謙光所庇宜無人之不服者矣然既係以侵伐之辭又不可以不致其戒窮兵黷武之主非前日崇儒重道之君乎故戒之曰征不服也其慮深矣言不幸如苗頑弗率而干羽之師不可以不勤玁狁匪茹而采薇之役不可以不遣也若夫自邑則亦有告命而已矣何以侵伐爲哉

問豫之利建侯行師何也曰二者皆豫之用由於人心之和樂也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非利建侯乎書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後我后非利行師乎且未說到卦德上

問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曰順以動卦德也然天地之春生夏長秋成冬藏非順陰陽之序而動乎或曰地何以動曰此以天地陰陽之氣言之耳若自形言地亦未嘗不動顧人自不知耳如天之所以動處自斗杓列宿之外人亦豈得而知哉蓋天之行一晝一夜九十餘萬里在大空中一周而又過一度地之行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在天之中一周其升降之節以萬五千里是雖其形體亦未嘗不動且中庸曰不見而章國語曰土膏脉動此皆地

之所以動物之所由豫也此可見天地之豫也所謂順以動者茲亦可以曲暢而旁通焉

問隨之九五不曰隨于嘉而曰孚于嘉何也曰自三代以來好名者虧于實飭貌者病于中過則畏難而不改道則謙讓而未違故伊尹不順于太甲周公見惰于成王孔子不行於定哀孟軻不合於齊魏是數君者豈不知彼之爲大聖大賢哉特以從善之心未誠耳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中正是爲隨善之義又卦兌之中說之正也說於從善有非聲音笑貌之可比者故聖人特異其文而發孚

嘉之義以爲人君隨善者

問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何也曰蠱雖不可以不治聖人又惡夫陰之有所事也故特以子幹父蠱爲文而又致危厲之戒也幹者撐拄之意蠱者事之頽敝而難於振起者也父不能支而子撐拄之則考喜其有子而已之過可補矣若夫禹興而造夏又不可謂絲之无咎而舜罪之爲無章也

問噬嗑九四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何謂未光曰噬嗑乃去間致和之卦也九四本爲間者而聖人責

以治間之任情若緩矣然則剛居柔在大臣之位
又體離明以燭乎事理故治間雖其餘事而動有
金矢之獲然以二陰助于下一陰麗於前雖曰不
爲間而有間之嫌矣聖人艱貞未光之戒所謂功
愈大而心愈小者歟或曰有訟可聽其道未光若
召伯甘棠之詠則無艱貞之戒而其道光矣

問賁其須是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意否曰然

問剝牀蔑貞之義曰牀者人之所以休息而安身者
也小人用事政煩賦重使人不得以休息如牀之
剝不可以安身也然聖人於剝之時亦知有消息

盈虛之常理惟庶幾乎正道一昧不絕故戒之曰
曰若滅絕正道凶莫甚焉警小人憂君子而不忘
愛禮存羊之意也

問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先儒言其失乃所以爲得也
何也曰非也失者離而去之之謂也

問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占之異何也曰此理象也
聖人所以尊君子而醜小人也蓋剝以一陽居五
陰之上岌岌乎其不安矣然陰極則陽生亂極則
治生如果核糜而仁生瘡疽潰而肉生理之必然
者也又其卦德陽止于上陰順于下故有君子得

與之象乃不以剝爲君子憂而以剝之極爲君子喜如否之上九然也彼小人者窮凶極惡欲盡剝君子而去之豈知善人爲天地之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有剝廬之象則知向之所以剝君子者適所以自剝耳如漢之諸賢黨錮而宦官竟亦誅夷宋之僞學雖嚴而小人旋亦安置千載之下聖言如見豈特剝廬而已哉

問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何也曰此卦以一陽來復爲名義旣明白故六爻之辭別立義例以人復善爲訓雖以二三四五純陰更不及小人之戒而皆示以君子之事此又見聖人用易之妙但不係于時勢之難易無不可以及凶而致吉也若夫初九不遠之復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蓋陽善也善之動亦或抵于悔矣卦體雖動然一陽居初則一動之微也如人念慮方萌即思向善所謂過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致離道之遠也是豈旣失而後復哉自此而致中致和非特无悔亦不抵于悔矣克而大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也其爲元吉可知以卦言之培養微陽以待朋來自此而爲臨爲泰亦何抵於悔而不

得元吉哉

問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曰世固有以至誠之道感而以不肖之心應之如仁傑之於師德寇準之於王旦千古仁人之羞也九五以陽居陽剛實之至无妄之極者也六二六三妄動于下所謂以不肖之心應之是爲无妄之疾然彼旣以動而棄疾于我我或動焉以應之則无妄者亦妄矣所謂燕伐燕也故戒以勿藥有喜亦天定勝人之意也或曰陰固陽之疾也然六二之於九五皆以中正之德順應且彖傳本義有明訓也曰六二九五雖爲順應

但在无妄論之陽竒陰耦耦者虚竒者實實者誠虚者僞九五在上无妄之主而六二震體僞動于下實爲九五之疾苟非爻位有順應之美又安得勿藥而喜也哉且六二爻辭聖人亦未者不致意于其間也其曰不耕穫不菑畲固无妄矣又曰則利有攸往蓋則者審如此而後然之辭也陰陽質定聖人固亦不得而盡許之也

問朶頤之凶何謂也曰陽實陰虚在養之時虚固仰實者以養之也初九以陽剛之賢窮而在下上與六四雖爲正應然初乃震體在頤之時欲食而動

是動非所動故有朶頤之象四以艮止應而不應是賢者不得其養而至於飢餓凶之道也雖然此爲陽之剛明可以不食而乃從欲以動者言故凶也若夫一介之士糜費不支於歲月囊餐仰給于妻孥則亦苟活于裹飯之迎不可類推以疇蹴之羞延喘于碎鱸之易不可槩論以嗟來之食惟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則吾身雖凶吾道亦貞而吉矣及何朶頤之嫌哉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又論朶頤者所當知也嗚呼士有朶頤之凶則天下之由頤亦無日矣

問坎不盈祗旣平何謂也曰說卦以坎爲水又曰坎陷也要之坎爲地之缺陷水所畜聚之處字書从土从欠義可推矣論坎者不可便以爲真水蓋世或有無水之坎而未見不趨于坎之水也九五陽在陰中然在上坎時將出乎險矣故有不盈旣平之象又坎在水有止之義水旣止而不盈是險者不足以爲險矣又曰旣平則向之坎陷者亦抵于平矣此則非特出乎險而且有以濟乎險非陽剛中正曷克爾哉然而不稱元吉無不利而止得无

咎者是聖人之所憂也蓋卦唯兩陽俱陷陰中九
二在下坎之中所陷既深不可以手援也九五以
剛中之德據至尊之位又值坎所必平之時是以
幸而克濟夫以人君濟天下之險孤立無助又上
六一陰極險在前而未盡去也故止曰无咎是聖
人之所憂也或曰但能出險未能濟險故得无咎
問黃離元吉是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意曰然
問離六五象凶而占吉何也曰六五陰柔下無所應
是爲君臣離志之時然以其體明知禍而懼故得
吉也孟子曰生於憂患其義是矣又六五互體得

兌兌爲澤離爲火火炎上而水沸故有出涕沱若
之象又兌爲口舌而離中虛如口之開在危懼之
時故爲戚嗟之象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况以
離之明智憂所當憂豈不得吉哉乃知安危利菑
樂其所以亡者不可與言易也

問山上有澤咸何義也曰本義謂以虛而通是觀辭
而立義以字書咸爲無心之感也若以咸爲皆也
徧也則澤在澤中停澄畜瀘膏潤有限澤在山上
則膏潤下霈無不徧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體
之以虛受人則廓然大公無所私係所謂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亦咸徧之義也

問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何謂也曰語恒之至莫如天地然天地之恒久者以寒暑相推四時運行之不已也不已可以觀天地之道矣且有亨之意焉不已猶言不息不言息而言已者叶下韻耳

問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還是必遯之志否曰遯之得名陰長而陽遁也六二陰柔勢浸而長故在上諸陽遁而去之聖人以六二之陰柔又艮止也互卦爲巽巽順也有中順之德止而未進又與九五雖當遯時實爲正應中正相合不失君臣之義

故聖人不責其陰長之非而特許其臣節之固如執之以黃牛之革也此乃在遯不遯雖其才之柔弱不足以濟而其志則亦有可取也如春秋時甯武子雖未必賢處衛成之際其得遯之六二者乎問繫遯之厲何謂也曰二陽迫于下九三乃勢之所必遯者然旣與之同下卦之體又艮爲止是欲去而不能故有繫之之象然謂之厲者久繫不遯則陰長而爲否矣豈非危道也哉

問大壯九二貞吉象以中許之何謂也曰道以中庸爲至聖人之意雖常扶陽當其陽盛又未嘗不

爲之戒也如陽莫純於乾而有亢龍之悔莫盛於
大過而有棟撓之凶莫顯於夬而有孚號之厲况
時方用壯聖人能無情乎大壯之時陽旣盛矣九
二體剛位柔自得貞吉又在下卦之中雖壯而不
用壯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也聖人許之以
中宜矣爲九二者尚可恃壯而爲太過之行乎
問晉之六三曰衆允悔亡如霍光在漢昭初年可以
當之乎曰近之

問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還是吉否曰明夷
以上六爲主而五則切近至闇之君以至闇之君
懷傷明之志又五上同體正如箕子以至親而處
乎紂也故六五爲箕子明夷之象夫以箕子明夷
尚有利貞之戒况德下衰不及箕子之萬一者雖
艱難正固尚安得吉且利哉象曰箕子之貞明不
可息也蓋息滅也非箕子則息之久矣

問家人九三不曰家人嘻嘻而曰婦子嘻嘻何也曰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曰家人則有道存焉曰婦子
則無復家人之道矣蓋九三以剛居剛其處家若
甚嚴厲故始有家人嗃嗃之象互卦爲坎一陽溺
於二陰之中此所以義不勝恩而婦子之間嘻嘻

灼嫗無復刑于而家人之道遂廢矣夫以陽剛之
丈夫而溺愛於婦人女子以致亂常敗家是可羞
吝之甚也然聖人不即曰吝而曰終吝者緩其辭
而與其改也又以勸初九之閑有家也

問睽之六五曰厥宗噬膚何謂也曰睽乖之時人心
離散幸而九二以剛中之賢盡和說之道委曲求
遇以合乎睽六五雖曰陰柔體明而無昏蔽之惑
睽極而有可合之理故遇九二又其正應若噬膚
之易合也

按膚當是鼎肉

問蹇之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而爻之初上三四
又皆以往爲蹇是聖人亦以無道棄天下而天下
之蹇無由足矣曰彖以卦德釋卦名義雖然處蹇
之道亦不外于是矣蓋時方蹇難動而有悔苟不
熟思審處冒焉以進則求以出蹇而反累於蹇矣
故見而能止非止而不爲也象曰君子以反身修
德所以出蹇者固自有其道矣豈險見險而止舉
無道之天下而棄之邪若夫諸爻以往爲蹇則或
時有未可或位有未當此盛衰消息之理非若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也况聖人獨以蹇蹇大蹇

係之二五之爻則治蹇之責亦有所歸矣蓋蹇蹇乃禍亂未已之意而大者非常之辭也夫人固宜往蹇而利見大人矣

問蹇之九五曰大蹇朋來曰大蹇不足以致朋來而九五剛中之德有以致之也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而民亦憂其憂也否則如紂之衆叛親離臣妾惟萬心矣

問解之六五曰君子維有解何謂也曰此意象也六五以陰居陽小人化爲君子之象以小人而化君子必盡解散昔者小人之黨可也故曰維有解吉

又曰有孚于小人蓋又以小人之去驗之也辭雖不主言君爲人君者苟玩其辭則亦可以爲君子之地矣唐宋諸君惑于君子小人之鄙而莫之辨也蓋由不占六五解義遷延于蹇而卒至于敗亡惜哉

問損之初九曰酌損之何謂也損卦以損下益上得名初與四應損陽以益陰也雖四以陰柔之性居高位貪戾無厭然陽不可以盡損也况初九雖陽剛而卦體兌說說於奉上不幾於喪已而亡身乎故聖人爲損益之戒雖下應上求於難於斟酌然

以陽剛處無位之地又在損初則上之誅求亦未甚也故可酌量以應若夫利源既開尚何取于酌損之義哉周人徹田魯人稅畝至秦人而有頭會箕歛之繁唐人而有間架陌錢之稅此損之始終可酌與否固自見矣

問損九二曰弗損益之何也曰損雖以損下益上爲卦大抵亦損有餘補不足也九二質剛位柔剛而不過故曰弗損若初九以剛居剛則過於剛者也故可以酌而損之

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是專言卦德否曰此爲學易者言

問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竊疑利益人人宜無時而不可也

何謂與時偕行邪曰聖人有作奉天而已惟民知巢居之苦而棟宇可爲知種蕪之艱而耒耜可作程子所謂不先天以開必因時而設教是也又况雷風相益萬物發生必須春陽茂育之時否則十月震電大風拔木其爲不祥莫大焉聖人利益天下之道苟違乎時則益之志亦荒矣

問夬之九曰惕號何也曰夬以一陰垂絕之勢加于

五陽之上如紅爐點雪去之者若甚易也然而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夫之時雖喜五陽並進決去一陰然初無位也三其應也四不正而不暇治人也五雖爲夫之主而志說于陰又切比之也當夫之任者其九二乎幸其質剛位柔處得中道故能惕號以戒而不輕以逞也所謂消患於未萌制治于未亂夫之至善者也然其占但爲有戎勿恤而不曰元吉無不利者蓋內君子而外小人所謂泰也今以小憑凌于君側使大臣乎號于王庭雖能決去亦豈盛世事邪

問垢之上九曰垢其角吝而又曰无咎何也曰天下之物有一德則有一病齒者必齧蹄者必蹠而角者必觸也垢以遇爲義上九高亢而剛極是垢其角者也角遇物必觸又在卦外與初陰相遠乃遇而不遇吝可知矣但垢以一陰遇五陽非陽有心於遇也角雖不遇所謂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又何咎哉

問萃之九四曰大吉无咎如何方大吉曰九四君臣同德以比衆陰萃之得志者也然以陽居陰疑其不正必如卦辭所謂利貞則其所萃斯可稱元吉

而得无咎矣

問升之六五曰貞吉升階何謂也曰升者上進之義升自人君言則升于德升于治耳六五以柔居尊故聖人有貞而得吉之戒况又坤體德合無疆且九二下應所謂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而王德之升易也上順下巽所謂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而王道之升易也升階升之至易者也又坤為地有階之象焉

問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是孔孟可當否曰然如以仁義為迂正名為迂所謂有言不信

問困之彖曰剛揜也而不言所揜者何也曰為剛諱而不與柔之揜也如春秋書日有食之而不言所食也易之扶陽春秋之尊王其義一也

問井之九三曰王明是王者之明德乎曰非也明即虞書明明揚側陋之明也象言求王明求者待也問井之九五曰井冽寒泉食何也曰井以冽為美泉以寒為美而人又食之則有得有用得所以為井之道矣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所以體井之道勞民勸相實有井冽寒之食之象焉然其不稱元吉無不利者如九五之德天下象其惠矣自

井而言固得井道之善而井之道有限不足以盡九五之德也卦辭改邑不改井凱風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言其所滋益者邑與浚也豈若君澤之普徧哉或曰九五純陽在中不曰溫泉而曰寒泉何也曰水之必寒猶火之必熱土石之必剛山嶺之必安也世之所謂溫泉所謂思壤所謂飛來峯者皆變也或者疑冬月井水之溫以坎卦一陽在中得水之真性遂有有溫泉而無寒火之說此不思之甚也蓋天地閉塞成冬陽氣蘊伏錮而未發此一歲之變不惟泉在地中得其氣而溫也雖竅

石穴土亦有溫溫之氣獨得井泉然哉此周公以九居五為君德之真井泉之寒為水性之真也問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何謂也曰井以上出為功在上故曰收六缺有勿幕之象此自汲井者言也有孚元吉則自井而言也謂井之孚猶言潮之信也卦辭曰無喪無得本義曰出有源而不窮井之孚也

問革之九三曰征凶貞厲既戒之矣而又曰革言三就有孚何也曰它卦征凶往吉謂往也行也進也革之九三剛明不中而又火性炎上况在革時而

三又改革之際是為猛厲不顧徑情改革者也故
聖人有征凶貞厲之戒然當革時而文明在內允
說上六為之正應內明而不蔽於私外說而情無
所拂又兌為口而九三互乾是彼言而吾首肯之
象也故曰革言三就有孚之義與已日乃孚同或
曰周公有取于革言三就而季文子每事三思而
行夫子譏之何也曰文子之三思惑于一已之私
見革言之三就決于衆人之公論其廣大光明有
稽衆舍已之大文子固不得同年而語矣

問鼎之六五在鼎曰利貞何也曰六五在離為目在
鼎為耳以陰居尊下應九二使聰明少有所蔽則
成偏聽獨任之亂矣故曰利貞戒之也若夫鼎耳
加鉉則亦舉移之機也鼎重器也而可以輕舉措
哉如春秋書納宋郟鼎于太廟是不知六五利貞
之垂訓矣

問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何義也曰卦以一陽
止于二陰之上故曰艮止也時止則止艮也然陽
動物也不可以終止時行而行而為震矣繫辭曰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其義是
矣究而論之剝復之相因亦猶是也

問漸之六二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何也曰鴻漸于磐大臣得君身安而天下安矣飲食衎衎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是豈空食者哉

問歸妹初三皆曰以娣是允為妾故有娣媵之象否曰然

問九四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還是未歸否曰已歸矣故曰有時何也卦自聖人論之當以初二為女三四為婦五上為姑娣四在歸妹之時去允入震又詩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若雷震則冰已泮故曰愆期又震為長男而陽畫乃為震主是歸妹雖

曰愆期而主器承嫡於歸妹賢明之德為不孤矣故曰遲歸有時所以喜之也

問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何也曰當豐之時六五柔暗不足為豐之主幸有六二文明之臣可托也聖人恐其柔暗疑疾故于彼則示以有孚發若于此則告以來章有慶所謂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蓋不特為豐之計也詩曰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又曰是以有譽處兮與此爻辭相表裏也

問旅之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何義也曰旅上

離而離爲雉六五柔中而下無應與如射雉而一
矢亡矢亡則弁與其雉不得矣五本柔中文明以
無所應如射雉不得而火性炎上上麗于上在旅
之時以陰附陽正論語所謂因不失其親亦可宗
也譽令聞命福祿聖人之意不惟爲流離困苦者
言又以明陰陽之大分使知從善者天必報之以
福雖造次顛沛必于是可也

問巽之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何事也曰九五
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以剛中之德重巽申命
而又丁寧揆度如是之審若有不得已焉者誠可
疑也蓋巽者事之權子曰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
大用亦事之不得已也若湯誓秦誓之播告是也
此九五雖有剛中巽順之德而聖人必先之以貞
吉之戒而又示以先庚後庚三日而得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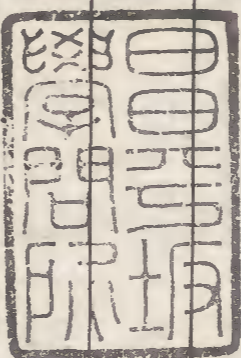
問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而貞凶何也曰中孚信也
所信而過于理亦非信也中孚上九巽體信之過
者也巽爲雞又爲高上九至高物之高者莫如天
故曰翰音登于天也翰音登于天如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理或然也理雖或然不知在天而聞之
者誰乎理雖有而不可信正猶事雖貞而亦凶也

故曰貞吉

問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何也曰
五行之用水火爲先水火之用飲食爲急古人飲
食必祭聖人於既濟九五發之既濟九五在卦之
中則時已過矣祭祀貴時過時則不祭可也六二
離體離爲盛夏之卦而又得中禮夏祭曰禴以夏
而禴祭雖薄而及時可以受福也若夫九五天子
之祭必殺牛殺牛則或郊天大亨之禮五既過時
豈可用而瀆哉此春秋所以書四月辛巳郊而公
羊子以爲譏不時也

問未濟上卦時可以濟若否之可以傾且休也故四
受賞五重吉其義近矣而上九復有濡首之凶何
也曰聖人不曰位者聖人之大寶乎而荀卿子亦
曰國者聖人之利器也未濟之終雖當可濟而上
九高而無位才無所施又性炎而下莫之與失同
濟之助也獨以其明能燭理剛能斷義自信有命
而飲酒爲樂故得无咎然世既多虞賢者亦未可
以徃而不反也上九處終而不知變從欲忘返則
賢不肖之相去亦不相遠矣故雖飲酒反有濡首
之凶此韓子所以悲醉鄉之徒而竹溪六逸亦不

爲君子之公是也。雖能人才之成就，汨沒固關於時運之盛衰，尤係於人君之用舍。如上九剛明之德，使之得位，則亦如九四可以受大國之賞矣。豈終不濟而致濡首之凶？如是耶？嗚呼！賢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國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賢才也。



舒梓溪先生內集卷之一 終

